



有趣的灵魂很难得

——读《夜晚的潜水艇》

《夜晚的潜水艇》是90后作家陈春成的首部短篇小说集，甫一出版，便赢来好评如潮，豆瓣评分高达9.0分。这个苍白俊秀的福建男孩目前还不是职业作家，从事的工作与园林工程有关，写作是他的业余爱好。

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：“工作谋生如本分种田，闷了闲了，无可纾解，就去当一阵子土匪，兴尽了再回来。写作于我即是快马、长枪、大碗的酒和阻绝兵马的群山，是内在的狂欢，平息后即归于日常。”

这部短篇集里收录了陈春成写的九个故事，笔锋游走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间，以瑰奇飘扬的想象、温厚清幽的笔法，在现实与幻境间辟开若干条秘密的通道：海底漫游的少年、深山遗落的古碑、弥散入万物的字句、云彩修剪站、铸剑与酿酒、蓝鲸内的演奏厅……文笔细腻华丽，充满幻想气息。

这本书的名字取自书中第一个故事。在这个故事中，陈春成藏身于一个他杜撰的人物——“知名印象派画家、象征主义诗人陈透纳”身后，在这个角色去世后公开的手稿中，通过一篇追忆个人早年生活的散文，半真半假地吐露了自己对幻想之乐的沉湎。

陈春成在采访中提到过两个他很喜欢

他应该也爱普鲁斯特，因为在这篇《夜晚的潜水艇》中，他——哦不，是陈透纳——回到自己童年时居住的旧房间里时，那段描述，颇似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开头时，作者失眠时的种种浮想联翩。

“随便一个睡姿里，都重叠着以往时光里无数个我的同一姿态。从小到大，一层套一层，像俄罗斯套娃一样。我觉得格外充实、安适，床是柔软的湖面，我静悄悄沉下去，在这秋日的午后。醒来时我打量这房间。窗帘上绘着许多棕色落叶，各种飘坠的姿态，和秋天很相宜。淡黄色杉木地板，淡黄色书桌。蓝色曲颈台灯。圆形的挂钟，荧光绿的指针，很久以前就不转了，毫无缘由地一直挂在那里。墙刷过一次，仍隐约可辨我年幼时的涂鸦，像远古的壁画……”

而他对主人公自青春期时开始的、漫无边际的幻想之描述，则令我放下手中的这本书，去书柜里翻找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里的一段：“余忆童稚时，能张目对日，明察秋毫。见藐小微物，必细察其纹理。故时有物外之趣。夏蚊成雷，私拟作群鹤舞空中，心之所向，则或干或百果然鹤也；昂首观之，项为之强。又留蚊于素帐中，徐喷以烟，使其冲烟而飞鸣，作青云白鹤观，果如鹤唳云端，怡然称快。”

这位生活在清代嘉庆年间的文人，有着和生活在21世纪的“陈透纳”相似的爱好的，那就是将自己无比丰富的想象，加诸于日常琐碎的物件上。把蚊帐里飞舞的蚊子视为飞翔的鹤，将花台草丛视为茂密的森林，将其中的虫蚁想象成穿行林中的兽，并“神游其中，怡然自得”。

再来看看陈春成的想象：“四年级起，我迷上看山水画。我看到美术课本上印着的《秋山晚翠图》，一下就着了迷。我从画底的云烟里攀上山脚的怪树，一直沿着山涧，爬到画上方的小木桥上，在画中花了三天，在现实中则用了两节课。我在草稿纸上画出《溪山行旅图》里山峰的背面，设计出一条攀登路线，登顶后我躲在草木后边，窥探着山下经过的客商。我在一本图册上的《茂林远岫图》里游荡了一礼拜，想象自己如何从溪流边走到崖底，如何躲避山中猛兽，最后到达安全的山洞……”

他说，他的脑袋像伸出了万千条藤蔓，遇到什么就缠上去，缠得密密实实的，还要在上面旋转着开出一朵花。“我能在莲蓬里睡觉，到云端游泳，在黑板上行走，追踪墨水瓶里的蓝鲸，我能一边挨老师的骂一边在太空里漂浮，谁也管不着我，谁也捉不住我。无数个世界任凭我随意出入，而这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。”

只是可惜，在现实里，那个上课永远走神的孩子，必定要令老师失望、父母伤神，也注定不得回归到我们眼下的这个世界里。在一次沉重的家庭训话后，“陈透纳”放弃了自己最钟爱的“幻想潜水艇”，也放逐了自己的幻想，将精力重新拉回到课本上。

老师们都说他开了窍，同学们背地里说他脑子治好了。后来的事则不值一提：他考上了不错的大学，进了一家广告公司，结了婚。后来迷上作画，辞职成为画家。

晚年的“陈透纳”在他的回忆录《余烬》中说：“五十岁后，我停止了作画，也不再写诗，很多人说我江郎才尽。其实不是的。我的才华早在十六岁那年就离我而去，飞出天外了。我中年开始作画，不过是想描绘记忆中那些画面……我一度拥有过才华，但这才华太过强盛，我没办法用它来成就现实中任何一种事业。一旦拥有它，现实就微不足道。没有比那些幻想更盛大的欢乐了。我的火焰，在十六岁那年就熄灭了，我余生成就的所谓事业，不过是火焰熄灭后升起的几缕青烟罢了。”

《四个春天》的导演陆庆屹说，陈春成的文字有一种奇异的空灵感，“把人拉拽进一种亦真亦幻的状态里……每一篇看完，总唏嘘半日。”我亦以为然。 网文



琴弦上的变奏人生

——读《琴人》

杨岚的《琴人》，是一部让我意外的作品。

意外之一，这是作者的首部作品，从书中得知，作者初中毕业后就浪迹各地，而作品文字之优秀与沉思的品质，着实让我惊讶。

意外之二，我读过几部琴之书，高罗佩、林西莉、杨典、严晓星等人的作品，大多侧重于古琴的文化论述，林西莉与杨典谈及身为琴人的经历，他们的人生要比杨岚顺畅，而杨岚那种来自民间的自发性的学习，不仅就学艺而言，在更大的范围内让我有共鸣。琴的前身是树，琴的形制是人。杨岚给我的感觉，有点像是一株山地里长出来的树，一个自由自在的人，向往广阔的天地、阳光雨露与不那么猛烈的、和煦的微风。杨岚原来不叫杨岚，“岚”，取山气缭绕之意，表达怀念与追求。

杨岚的老家在贵州县城，父亲是矿区安全的监管人，日常工作就是在各处山地穿梭行走，父亲对杨岚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序言致辞：“这本书献给爸爸。”开篇描写父子在山中的情景，是父亲从小将这种对自然的亲近之心灌注在他的心里，父亲也理解杨岚休学的决定，任他以十六岁的年纪就独自在全国各地游走，就这一点，没几个爸爸能做到。

河北石家庄，河南嵩山、洛阳，苏

扬州，浙江杭州、宁波、安吉、雁村……杨岚背着一把半废的古琴，走走停停，偶尔在某地休驻一段时间，一年半载，留不长，又走了。一般来说，大多数有学艺经历的书籍作者都会凸显自己的辛苦和认真，但是，杨岚的状态有很大的差异，他并没有强烈要学琴的渴望，他仿佛不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这种游离的状态成了他生活的意义。

这也是古琴吸引杨岚的起初原因吧。我认为，琴之道，根本在“独”。它是一项一个人的活动，抚琴人仿佛自处于独特的空间，排斥其他声音的加入，抚琴是一种坐禅自省，是一种与“道”的直接沟通，是与心灵中深奥玄秘的一些东西的契合。古琴之特别，还在于它不仅是乐器，每首琴曲都有故事，牵涉悠久的历史与往昔景象，琴曲是丰富的叙事文本，琴之声，是出世的，又常常是忧愤的、不平的鸣响，所以，琴，最得文人喜爱，它本身就有象征意义，琴棋书画，琴在首位。现代文人哪怕不会弹奏，也常会在房中、案上、壁架搁置一具。

琴，是复杂的。杨岚也是复杂的。他并非刻意地去复古、追古，他要的是追寻自己的内心。他有种特殊的本领，每到一处陌生的地方，他结识朋友的速度好像都很快，很容易就与周围的人融洽相处，得到各种帮

助和人们的信任，接纳他成为一员，也能得到当代名家如成公亮先生的指点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杨岚沉浸于自我的摸索，他聆听许多古曲，钟爱管平湖先生的演奏，阅读大量古籍淘炼需要的资料，在根本上，他最爱的仍然是那种“独”的状态，那种自然发生、随心所欲的生活。

他学琴是这样的，后来开始斫琴，他还是这样的，没有明确的目的，想做就做做看。弄来一堆木头，也没人指点，也不懂木头的质地、做琴的要旨，就上手去做了，觉得不满意、不像样，就劈了当柴火，另换一批、一种制法。他又是能忍耐的，大漆之痒之难受，我在赤木明登的《漆涂师物语》里也读到过。杨岚慢腾腾地斫琴，一把琴，从年头到年尾，也没能完成。偶尔，赶在秋光之前，想要合着时节，就几天的时间，他却没日没夜地赶了出来。他说，人斫琴，也是琴斫人。我想，斫琴于他，要紧的正是“斫”，刀劈斧砍，凿去了许多，他只要那剩下的、适合的那么一些，琴面和琴底合上，轻轻拨弄，乐音低而回鸣。

这个人，好像要的就是这样的活法，渐渐地，这本书，慢慢转向了厚沉，那些有关琴的感受，从个人经验走向了文化体验，像一棵树从土里长了出来，自然地葳蕤成了自己的风景。

林頔



《于是我问我的心》

本书对谈国内外24位作家，畅聊关于写作的技巧、迷思与感悟。为每一个写作迷茫者发问。要不要辞职去写作？如何把故事讲完？如何面对读者对作品的误读？个人生活体验在写作中有什么用？阅读对写作有什么意义？百万畅销书作家的写作经验？千万点击的热门电视剧改编原著是如何产生的？国际大奖的剧本原著是如何炼成的？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创作的关键是什么？问的是智者，也问的是自己的心。

作者简洁，作家，已出版文集《少女与霓裳》。



《我看见无数的她》

当耳熟能详的故事，用女性视角重新讲述，会发生什么变化？30个夜晚，张莉老师和女孩们开始了阅读和观看的冒险。书的第一部分，介绍何为“女性文学”，用作家纪念碑的形式标记了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。第二部分，用女性视角重新解读大众熟悉的20部文学和电影。它们是流行的故事，也并非全部出自女性创作者，但透过女性视角，故事被开拓出更深邃的空间，那些被忽视的女性和弱势者的命运被看见、被关注。

作者张莉，著有《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（1898—1925）》《小说风景》《持微火者》《姐妹镜像》等。

